

万木霜天红烂漫

■贾可宽

生就特别欣赏毛泽东、蔡和森二人的人品和才华，称赞“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

后来，毛泽东曾在延安的窑洞里对美国记者斯诺讲起过那段美好时光：“当北海仍然结冰的时候，我看到白梅花盛开。我看到北海的垂柳，枝头悬挂着晶莹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雪后披上冬装的树木的诗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引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那一年，毛泽东25岁，杨开慧18岁。正是爱情如花的时节。杨开慧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的爱他。自从听从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

1920年冬，杨开慧夹着一包书，来到毛泽东教书的湖南第一师范附小教师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山祠，不坐花轿，不备嫁妆，不布置新房，不用媒妁之言，与毛泽东结为伉俪。不久后，毛泽东辞去教职，成了职业革命家，把家搬到了长沙小吴门外的清水塘——那里是中共湘区委员会秘密机关，已是中国共产党第二位女党员的杨开慧也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了党的事业。毛泽东夸赞杨开慧：“我这个秘书，抄写起来比打字机还快。”

上海、广州、武汉……聚少离多、行踪不定的日子里，毛泽东用充满柔情爱意的诗作表达思念之情——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寂寞披衣起坐数寒星。

晓来两鬓都灰，剩有离人影。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1923年12月，党中央通知毛泽东返回上海，再赴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时，杨开慧刚生下次子毛岸青不久。毛泽东再别妻儿，霜重月冷，难舍难分的情愫涌上心头。

挥手去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匆匆赶回长沙，与妻儿短暂相聚。这时，他们最小的儿子岸英还不满半岁。1927年8月31日深夜，杨开慧将毛泽东乔装成行医郎，送丈夫前赴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夫妻两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别就是

永诀……

白色恐怖笼罩着长沙城，杨开慧悄悄回到距离长沙县城50公里的板仓老家，一边养育3个孩子，一边开展地下斗争。从此，关于丈夫的消息，她几乎都是从国民党报纸上“进剿”“会剿”红军的报道中读到的。孤灯长夜，杨开慧对丈夫的牵挂字字如泪——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淡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

念我远方人，复及数良朋。

心怀长郁郁，何日复重逢。

1982年和1990年，当地在修葺杨开慧板仓故居时，先后两次从墙壁中发现她的书信和手稿，共有8篇、4000多字。

“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加起来还睡不着一个晚上的时辰。”

“谁把我的信带给你，把你的信带给我，谁就是我的恩人！”

1929年12月26日这天，杨开慧留下的是这样一段文字：“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格外不能忘记他。我暗中行事，使家人买了一点菜，晚上又下了几碗面。晚上睡在被里又伤感了一回……”

那一夜，迎来人生第36个生日的毛泽东，正在闽西山区古田小镇的“松荫堂”撰写即将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党的代表大会文件。2天后，古田会议召开，毛泽东的建党、建军思想，得到全体代表的坚决拥护。历经两年多的追寻、探索、挫折乃至失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终于为这支艰难成长中的红色队伍校正了前进的航向。

三

与“朱毛”红军几番交手之后，国民党省主席兼第四路军总指挥何键似乎已经明白，依靠武力“围剿”是不行的。他要背后狠狠捅毛泽东一刀。

1930年10月24日午夜，几十名特务包围了杨开慧的住处——本来，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杨开慧已经躲过了敌人的几次搜捕，这一次，却未能躲得过。那一天，是毛岸英的生日。8岁的岸英和保姆陈玉英也被抓进了监狱。

严刑拷打，她坚贞不屈；威逼利诱，她大义凛然。面对许多知名人士出面保释，迫于压力的何键只得向家属交代：只要杨开慧同意登报声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就可交保释

记忆

怀念，传递精神能量

杨开慧遇害的1930年11月14日，毛泽东正在指挥反“围剿”作战。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1929年，从井冈山一路南下的“朱毛”红军，经过几番征战，在赣南闽西打出了一片根据地。星星之火在红土地上燎原，一批又一批翻了身的贫苦农民，加入到了这支人民的队伍中。

蒋介石坐立不安。眼看依靠地方武装已经无法扑灭共产党人点燃的革命烈火，1930年的10月下旬，结束了中原大战的蒋介石，调集11个师又3个旅，向中央苏区发动大规模的“围剿”，企图将红一方面军主力一举歼灭。这，就是第一次“大围剿”。

蒋介石任命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第18师师长张辉瓒为前线总指挥。他还亲自到南昌督战，专门为“围剿”行动调来了3个航空队。

面对汹汹而来的国民党大军，毛泽东提出“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虽然这时的“朱毛”红军不过4万人，多数还是刚刚放下锄头、拿起土枪的新战士，但毛泽东对这支在古田会议后脱胎换骨的队伍充满信心，对觉醒了根据地人民充满信心。

在宁都小布村召开的苏区军民开敌誓师大会上，毛泽东撰写了一幅对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

飞机轰炸声和大炮轰鸣声，打破了深秋山野的寂静。国民党军队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毛泽东、朱德指挥红军诱敌深入、分散敌人，集中兵力、各个歼灭，粉碎敌人的“围剿”。

只是，此时的毛泽东并不知道，远在湖南长沙——黑手，正在伸向他的妻子和家人。

二

杨开慧，毛泽东一生的挚爱。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的毛泽东与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确立了恋爱关系。当时，杨昌济在北京大学教授伦理学。还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任教时，杨昌济先

迷彩本色

■阿昕 吴希敏

扫着一整天大街；要他坐，他也能坐着学习一整天。后来，袁佳成进入机关工作，仍坚持部队一日生活制度。那顶迷彩帽就摆放在他的办公桌一角，激励他在工作中努力进取，陆续获得会计师、经济师等多个专业的资格证书。

走上财务岗位后，袁佳成运用所学，提出一项降本增效的建议：成本管理，内部控制。当时，全省还没有哪家环卫单位开展过这项工作，一时间，反对的声音像炸开了锅一般。那段时间，袁佳成感觉“难极了”，甚至想要放弃。最艰难的时候，他想起初入军营时，因为自己个头不高，格斗对抗训练总是“战败”，他想尝试突破又找不到方法。

有战友劝他发挥专长，在单杠、爬绳等项目上下功夫。连长却欣赏他不服输的劲儿，单独带他加练。几个月后，当袁佳成接过“体能标兵”的奖章时，他感受到连长眼神里的赞许。也是从那时起，袁佳成记住了连长的勉励“怕苦怕难不是合格兵”。

部队教会了他不轻言放弃。为了实现降本增效的目标，也表明自己的决心，他向组织立下军令状：一定把这项工作搞出成效。此后一段时间，他干脆吃住在办公室。没多久，年轻的眉宇间拧出一道深深的川字纹。任务完成那天，当收到“资金运转更加高效，内部治理更加规范”的评价时，他终于长舒一口气，歪在办公椅上睡着了。那时距离他前一次回家睡觉，已经过去58天。

多年来，袁佳成办公室的灯总是单位里最早亮起、最晚熄灭的那一盏。每每遇到急事难事，他也总是冲锋在前。有一次，环卫中心计划进行一项改造，工地近旁的超市老板一直不配合施工，并拒绝商谈。同事急得挠头，袁佳成却主动接过这个“烫手的山芋”。

他回想起自己当连队文书时，经常看到指导员找战友聊天。一张张心事重重的脸，在谈完后总会重新挂上笑意。有一次，他也走进指导员的办公室，不仅自己遇到的难题得到化解，还收获了指导员做思想工作的秘籍——耐心和诚恳。他相信，耐心和诚恳能够解决眼前这个难题。

于是，他反复查阅文件资料，确认工地处于公共设施用地范围内后，便每天登门跟超市老板讲政策、拉家常，有时还辅导老板的孩子做功课。直到有一天早上，老板娘递给袁佳成一份早点，将自己一直停在工地的三轮车挪走。那天，袁佳成把热乎乎的烧饼揣进怀里，脚步变得格外轻快。

现在，每每走进环卫中心，袁佳成总习惯在走廊上的一面语录墙前驻足一会。细细读着环卫工人们写下的句句心语，那份对职业的坚守和热爱让他心里暖暖的。他想起自己20多年前也曾写在迷彩帽里写下一句心语——“永葆军人本色”。那顶迷彩帽早不复当年那般色彩鲜艳，但那句誓言已深深烙印在袁佳成的生命里，永不褪色。

乡情一缕

温暖乡愁，深情凝望

你知道黄海之滨的青龙港吗？

青龙港位于长江入海口不远处的青龙河口，因青龙河而得名。据史志记载，青龙港始建于清嘉庆十一年（1806年），规模之大，已为海门第一渡。不承想，到了20世纪90年代，水道淤沙越积越多，曾经的航道难以为继。1995年4月5日，在霏霏细雨中，青龙港至上海十六铺的最后一艘航船，伴随着长长的汽笛，缓缓驶离北岸。至此，屹立百年的青龙港终于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岁月悠悠，春秋交替。20多年过去了，青龙港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但在我的心目中，青龙港永远是鲜活的，因为它是我军旅人生的起锚点。

1974年12月25日，我们100名海门籍新兵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汽笛长鸣，轮船徐徐驶离码头。虽是第一次离开家乡，我却全然没有不舍和惆怅，相反，一种战士远征、舍我其谁的豪情油然而生。

这一走，就是40多年。可以告慰故乡的是，在迈出第一步以后的几十年间，我的脚步奔波于上海、南京、杭州、福州、北京等繁华都市，却始终不曾忘记哺育自己的故乡，不曾忘记青龙港，眼前常常浮现出青龙港送别时父亲满怀希冀的目光。

为了故乡的安宁繁荣，我愿甘愿守卫在风雪边关。1979年2月，刚刚被任命为导弹技师的我奉命奔赴西北边疆，参加某新型导弹试射任务。在那里，我和我的战友不仅圆满完成了守卫边陲的重任，还拿回了某新型导弹的试射数据。1995年金秋，原南京军区举行军事演习，我和原南京空机关的战友奔波在前沿指挥所和飞机场、导弹发射阵地之间，采写了数以百计的新闻报道稿件。1998年，长江大堤九江段发生决堤，部队奉命火速驰援，我随原南京军区空军数万官兵一道扛包拉土，决战江堤。30多个日日夜夜，我们守住了上级划定的67.7公里的江堤和湖垱，我荣立三等功……

我觉得，这或许是游子对故乡最真挚的回报。

故乡的土壤是肥沃的，青龙港建港至今也仅210多年，相对于浩瀚的历史长河，它是短暂的，但它孕育的生命宽度却是无垠的。岁月悠悠，星移斗转，青龙港目睹了故乡的变迁，也见证了中国近代海门儿女在这片土地上英勇奋斗的光辉业绩。

1926年的一个春日，一位名叫张冠今的共产党人，奉上级指示，到海门创建党的组织。春寒料峭，他穿着一身单薄的长袍，心里却像揣了一团火。他从十六铺上船，披着暮色在青龙港上岸乘车，在一个叫三条桥的地方下车，住进了小镇附近的一所小学。就在这里，他以教书作掩护，宣传党的主张，发展党的组织，从事革命活动。一年后，张冠今任书记的中共第一个海门支部在三条桥成立，革命的烈火从此在海门大地熊熊燃烧。

1932年春天，海门地区对敌斗争形

从青龙港起锚

■陈汉忠

势更加严峻，一位正躲避敌人追捕的爱国文学青年，身背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布包，混在杂乱的人流中，从青龙港码头匆匆上船。他怕被敌人发现，上船后一直躲在货舱里。他就是后来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执委、中国早期电影评论家王尘无同志。到达上海后，在著名剧作家夏衍的支持下，他加入了以鲁迅先生为旗手的“左联”，成为我党最早的电影评论界的先锋战士，用手中的笔为党战斗，写下了大量的影评评论作品，直到牺牲在自己的岗位上。全国解放后，他被迫认为革命烈士。

他们是海门人民最优秀的儿子，他们的脚步经青龙港迈出，始终如一地用坚定的信念、青春的汗水，甚至是鲜血和生命，为祖国和人民默默奉献。这一切，百年沧桑的青龙港不会忘记；这一切，滚滚东流的长江水永远铭记。

许多年后，我也沿着他们的足迹，从青龙港登船离乡。30多年的军旅生涯，无论战斗在何方，先辈的精神和壮举始终是我前进的不竭动力。今天，当两鬓斑白的我再次踏上青龙港的土地，母亲河涛声依旧，青龙港却物是人非。昔日车水马龙的街道早已冷清，只有残留的牌楼名号还依稀勾勒出这里曾经的繁华。横架在青龙河上的铁桥锈迹斑驳，仿佛在向人们诉说时代的变迁。

“此夜曲中闻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故乡是游子永远的牵挂。眼前的青龙港，虽已面目全非，但它依然是我记忆中人生的起跑点。从离开它的那天起，它就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教我奋斗，催我进取。回望来时路，我眼前常常会浮现先辈们在这里前赴后继的坚实脚步，还有青龙港渐渐模糊的岸线和码头上父亲充满希冀的泪眼。

呵，青龙港，你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扫一扫，听“长征副刊”往期美文



新绿(油画)

张向辉作

长征

第5624期

